

中文小说史上第一本关于记忆探讨的心理分析小说！

陈怡如 著

失去的 记忆国度



海峡
文艺
出版
社

一块未经蹂躏的土地，

是一块没有记忆的土地——

一块没有记忆的土地

是一块没有历史的土地。

台湾皇冠大众小说奖得奖作品

台湾

失去的记忆国度

陈怡如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授权出版, 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闽)新登字 05 号

合同登记号: 图字 13 - 1998 - 01

失去的记忆国度

[台湾] 陈怡如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世友电脑公司排版

福州市南方彩印色刷公司印刷

(福州市福新路 131 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4.75 印张 2 插页 100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7 - 80640 - 099 - 0

1-994 定价: 5.3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导读——在记忆里受苦

南方朔

关于记忆和失忆，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故事。

美国新罕普什尔大学教授琳达·威廉丝 (Linda Meyer Williams) 的研究是第一种。她曾广泛的搜集了许多幼女因为被性虐待而到医院求助的案例。过了十七年后，她再度约访这些已成年的受害人，其中的百分之三十八已对昔日的事情完全不复记忆。这是记忆在被压抑后所造成的失忆，它被称为“被压抑掉的记忆” (The Repressed Memory)。早在一八九三年，佛洛伊德在和朋友的通信里，就已提出了这种观念。

而美国加州曼哈坦海滩的“麦克马汀幼稚园” (McMartin Preschool) 长达七年的讼案，则是第二种故事。该幼稚园的老师被控猥亵儿童。“记忆恢复专家” (Recovery Specialist) 认为儿童不记得这些事，乃是因为他（她）们的受辱记忆已被压抑，因而专家遂以各种方式意图恢复儿童的记忆，作为指控的证辞。此案缠讼的过程中，几乎引发大众的集体歇斯底里，最后因为证辞的矛盾破绽过多，遂将该案撤销。这种性

质的案例尚多，因而引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被专家恢复的记忆，到底是原先被压抑掉的记忆呢？或者只不过反而是“被鼓励出来的假记忆”（Encouraged False Memory）？

记忆和失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故事，乃是当代主要争论之一。它涉及的不只是有关记忆的理论，更关系到人间的公平正义和灵魂受苦的悲剧。一九八〇年代，人们相信第一种故事，认为在这个幼儿性虐待氾滥的时代，只有借着受害人记忆的恢复，始能将施暴者绳之以法。美国对幼儿的性虐待里，以近亲猥亵和乱伦为多。有一项调查说，美国家庭内的这种施暴比例高达百分之一点三，换算起来相当于一百六十万。将幼儿作为性犯罪对象的人，受害者的失忆等于是使他们免于惩罚的庇护，只有让受害者恢复记忆，这种庇护始可望消除。也正因此，在整个一九八〇年代，以受害儿童恢复的记忆为证辞的案件遂告激增。

然而，这样的趋势终于在九〇年代走到了它的反面。有许多指控的案件，表面上耸人听闻，被害儿童的证辞也活灵活现，但在反覆的询问推敲后，却显示出这种证辞与其说是控诉，倒毋宁更像是“罗织”。当“记忆恢复专家”一开始就认定某人曾经对儿童性侵犯，他即会千方百计以各种诱导暗示的技巧来让所谓的受害人相信自己曾被侵犯，由于儿童原本就很容易接受暗示，于是，“被鼓励出来的假记忆”即告出现。用假记忆为基础而予人以罪，这不就是与古代相同的“罗织”？人们为了惩罚对儿童施暴的坏人，一不小心，却可能反过来变成了一种新的迫害。许多心理治疗师相信一种逻辑：一个成年人的异常，都和儿童期的被伤害有关。这种逻辑会使他们以各种方法来唤起患者已消失掉的记忆，但这却可能造成两种风险，一是他们唤起的只不过是假的记忆，另

外则是对患者会造成无法负担的灵魂伤害，甚至以自杀了结生命。

由于反面的案例越来越多，1993年下半年，美国遂出现许多讨论与这种记忆和失忆问题有关的著作，甚至还引发学术论战。记忆，被压抑掉的记忆，被恢复的记忆，它们到底是什么？围绕着记忆和失忆，存在着太多旧的伤害与新的折磨，我们要如何面对这些难题？而一个心理治疗师又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而这些问题都不会有立即的答案。记忆原本就是个充满了神秘的魔性国度，因此，有记忆，就有遗忘。我们在选择中记得，也在选择中遗忘。遗忘经常是灵魂的保护膜，它帮助人们远离不堪负荷的过去的伤害。遗忘以直到如今我们一无所知的编码归档方式，将人们拒绝记起的过去封存到记忆仓库里最隐晦的角落。然而，再彻底的遗忘也无法完全抹除过去，这些残留的痕迹在灵魂防卫机制松懈时，变成梦境或刹那间闪电似的断想而重现。对于这些过去，我们找得回来吗？如果找回来的只是唯有死亡才可以解决的重担，这样的找回又有何意义？如果更不幸的只找到假记忆，这又是何等嘲讽式的悲剧？但我们又怎么能不去寻找失去的记忆？当人间存在着记忆和失忆，这些令人惶惑且又可能结局悲惨的故事就不会终止。

《失去记忆的国度》叙述的就是关于记忆和失忆的悲剧故事。作者不但对专业的心理治疗有极佳的造诣，对记忆和失忆的各类心灵折磨也都有深刻的判断，于是遂有了这部无论就小说结构、修辞叙述、问题深度等都极为不凡的大众作品。它也替台湾的心理小说开了先河。

《失去记忆的国度》在小说的布局上极为精巧。为罪恶的

记忆所困的周梅姬；被失忆折磨的强尼史库存曼；整个人生都被失忆影响，最后这些记忆却又恢复的安可蕊；以及被假记忆摧残的珍妮佛，记忆与失忆的四种不同形态的受苦在小说里交会，他（她）们的命运在作者抽丝剥茧的叙述里逐渐明朗。四个悲剧般的故事将记忆与失忆这个魔性国度的幽黯作了最深刻的展露。

记忆是什么？失忆又是什么？明白是怎样？不明白又是怎样？在记得和遗忘之间，我们才真正看得到人的脆弱，而我们却无法退回到完全没有记忆的国度！

自序

陈怡如

看小说和睡大觉，是我最爱的两件事，七月间获知自己得奖后，写小说顺理成章成了第三件。

念大学时一度很徬徨自己毕业能做什么，因为本科的法文读得一塌糊涂，成绩糟得连借口也难找，然而当时忙着谈恋爱忙着失恋，似乎比起轰烈悱恻的情爱，“能做什么”不过小事一桩。

赴美拿到学位后，才惊觉技能弱勢的窘境，还重回学校想再拿一个生物学位，可惜形势比人强，家庭因素让我放弃学生角色，真正思忖起自己的未来。

接下来职场与家庭的几番来去，让我看清骨子里好逸恶劳的劣根性。实在无法强迫自己像其他人一样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因为白天冲锋陷阵后晚上脑子是真空的，无力再于幻想中潜沉、徜徉于等等建构的思想楼阁。

在我以为，这无疑是一刀将我砍成两半，一半还在一天一天的生活着，另一半却被急冻后束之高阁。

翻译是一个开端，有种春回大地的感觉，受冻的心灵影响滴滴涓流起来。然而还有两个时间没有解决：一是太爱睡觉，在无人督促的家中，我可以睡掉整个午后而不自知，结果是没有一次如期交出译稿；二是只能照着作者的思路走，无法苟同其意见时只能忍气吞声。

一直到我翻译第七本书，传来译作《疼痛》获联合报读书人奖时，我突然发觉无法再下去了。

旧金山一个月是个再美妙不过的经验，唤起我对同是都市的台北的想念，解放了许多深藏不自知的感觉，明白是将思绪翻箱倒柜，再重新布局摆弄的时刻了。

不论生或死，人不过是一组记忆体罢了，我常这样想。然而这个宇宙没有这样单纯，可怜身陷平面棋盘的我们，永远也无法探出棋盘外，望望多度空间的情形。

以前喜欢想这个问题，不断从存在主义中找答案；现在依旧喜欢想这个问题，只是想换种方式，或许写小说这是一种我最乐意的方式吧。

1

我们看到和听到的，都是我们心中期望看到和听到的。

——佚名

记忆是一条随着时空背景晃动递变的长河，我在里面泅泳潜浮。因着河的律动，我望见了一波波迎卷而来的芳美水草，以及一群群鳞光炫感的七彩热带鱼，它们在岁月的酝酿下溢散着令人难以抗拒的香醇气息。我时而穿梭在婀娜纤长的水草间，时而追逐窈窕前行的鲜丽鱼群。我所不知的是这些记忆已被时间压缩、修整，它们流失了原有的细末枝节，每一个转折与承接都在滔滔的逝水中被磨褪折损。我所记忆的只是我愿意记忆的、我乐于承载的，因为我从来也不敢探触长河深处的黯暗地带，我隐约意识到那儿有一个个无底的漩涡，只要我不经意地潜游过它们的边缘，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惧便令我的四肢加足了马力，像是预知了即将引爆的灾祸而急速撤离……

岁月无惊，流景华光，我一路平安的登上了而立的山头，

就在这个事业与爱情刚起步的当儿，我竟然卷入了记忆的诡异迷离密网里。一个个昏晦的游涡如同强磁般地将我重重扯入，当我在惊悸之余回首寻望那股强推我陷落其中的力量时，我看到的是一张光滑莹润的美丽面庞，以及它那似怜似悲、似恨似喜的混杂表情。而我只听见自己凄厉的呐喊声在不时激溅起的水花中向下直堕，沉入幽渺深邃的另一个时空中……

当激情如猫般无声息地从半掩的房门踏入时，我正紧蹙双眉埋首于“梅姬案”中。她轻巧地将两杯卡布奇诺放在我的桌上，颌首微笑地用眼光询问我是否已经完成。

“还早呢！”我摇晃着脑袋，大力伸着懒腰，又猛打着哈欠说。

“真想看看这个女人长的什么样子，有何等魔力搞得史库曼一家人七荤八素的……”激情用食指缠绕着她那微卷的蓬松头发，撒娇地说道。然后又逼向前来，嘟着樱桃小嘴说：“嘿，你应该有照片吧？让我瞧瞧嘛……”

“小姐，有点知识好不好，法庭是不可以照相的。”我捺住性子，奋力使出体内游移的一丝元气说。她陡然收回身子，无辜地眨动着溢水的双眸，右手仍未停止拨弄秀发的动作，我在内心不禁暗叹一口气，即使在这样四下无人的深寂夜里，在我这样相交数年的同性朋友面前，她也要这样施展纯体通彻的女性柔媚功夫，这难道是一种自发、浑然不觉的外露吗？那为什么我总还能嗅到她那股人工十足的味道呢？

仅管一副娇柔模样，激情可是丝毫不肯屈居弱势，她马上反扑回来：“既然法庭不能照相，你应该在法庭外拦截到她呀！没有女主角的comment^①，你这篇报导怎么会有看头？”

① 评论

这一记果然厉害，咻一声直捣我的要害，因为事实上我连法庭都还来不及踏入呢。

就在昨天下午两点半，正从警察局采访一项涂鸦打击方案回来的我，右手才关上引擎，左脚才踏出车外，传呼机便如同索魂令般的响起了。我这个刚通过三个月试用期且连中饭都来不及吃的小记者，只好三步并作两步冲上二楼的办公室，抓起电话就打。因为我知道一定又是抢新闻的急召，晚一分钟获知，采访与写稿的时限便缩减一分钟，这绝对可以让一个正常人在瞬间因为心脏不堪负荷而发作倒地。

五分钟过后，我又抓起大帆布袋旋风般卷出报社，熟练地倒车，紧踩油门，轮胎狠狠对着地面刮掠而去，发出震动耳膜的摩擦声响。在机敏的连闯两个黄灯之后，采访主任急促浓浊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我几乎可以看到他那因为紧张而在颈部暴突的青筋，以及他喘息时随着鼻孔喷张而窜出的湿濡鼻毛：

“可蕊，注意听好，现在高等法庭正开审一宗精子争夺案，主角是一名华裔女子，和她对垒的是她已故情夫的分居妻子与成年子女。据说她那名情夫就是两个月前自杀的地产大亨强尼史库曼。你先好好的给我发一条简单的新闻，我们不算用美联社的稿子，然后，礼拜四你再交一篇专题报导上来。当然你得亲自访问到她才行。”

车子驶上八七号公路之后，我瞄了一下电子钟，十五分钟过去了。这一瞥让我不由得心跳加速、手汗直冒，于是把心一横，大力深吸一口气，脚板一使劲便往前窜。在快速换车道、连续蛇行超越数部龟车的情况下，最后没命似地朝着交流道直冲下去。

当车子终于抵达法院停车场时，我的心中暗叫一声苦也，

因为迎面映入瞳眸的是“Garage Full^①”的大红字眼。看来我只能求佛祖保底，让我在路边停车位难求的市中心找到一个缝隙塞进去。

“哼，想在downtown^②找一个停车位，那简直比叫阿拉真主显像还难！”我的回教邻居罕吉就不只一次如此抱怨过。于是我神经紧绷、两眼发昏的在法院方圆半哩的范围内来回发狂的寻找奇迹。我眼角的余光简直就不敢扫过左肘下方的时钟，如果采访主任知道我现今还在市区内团团转，他可能又要急得跳脚，口里大声嚷着“用人不当，报运不济”了。

事到如今，我只有咬着下唇将车子停靠在离法院最近的黄线道，将车门狠狠地砰一声关上，然后抱着被罚钱的悲壮心情向着法院庞然的建筑体狂奔而去。

没想到当我正准备踏上法院前的阶梯时，这幢白色建筑物的中间大门突然向两侧开展，轰地吐出一群人来，我顿时傻愣在原地，喔，该不会是审判结束了吧。接下来在不到十秒的时间内，这个想法马上被证实了。

在这群闹烘烘的人堆里，我很快地分辨出两派人马。一名体态修长的东方女子在一名矮胖精干的棕发男子的掩护下，拒绝记者的任何追问，快捷地穿越密密人网，矫健地步下石阶，朝着我身后早已停妥的黑色轿车奔去。就在她莲步快速移动的身躯定格在我眼前时，我倒不像是一名记者，而只是一个纯看热闹的观众一般，完全忘了我所肩负的重责大任。她紧抿着薄唇，微蹙着两道柳叶眉，尖削的下巴使她整个人看来薄弱而坚毅。我不得不承认她身上有一股难以捉摸

① 车库满

② 市中心

的气息，你无法以美丽二字称之，你只能说独特而令人难忘。当她身影闪入轿车后座之后，我才如梦初醒，望着绝尘而去的车子干瞪眼。

紧接着另一派声势更为浩大的人马也朝着我所站立的方向移来，我不费力气的在其中分辨出史库曼太太那张整容手术失败的脸孔。而环绕在她周围的三男二女想必就是她和史库曼先生所生的子女吧。

虽然我迁入这座北加州大城才不过五个月的光景，然而对于史库曼太太那张线条僵硬、过于紧绷的面容可是一点也不陌生。因为只要你是本城的上班族，每天来往于交通拥挤的 101 与 280 两条重要干道交错地带，你一定不会漏失那面高悬的巨幅广告看板：“现今你所在的国度就是史库曼地产仲介的国啡。”看板右上方便是史库曼太太精雕细琢的脸庞，她微露贝齿俯视着底下车灯交晃的尘世，每一个在车里动弹不得的白领族只有被迫细细研究她那对风霜饱满的双眸，以及她那张过度平整的不相称面皮。第一次当我和激情开车行经此处，我就对这张高悬放大的脸孔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这就像你在稚嫩的孩童面容上看到世故圆滑的笑容一般，令人错愕不已。

“我绝对不会向这么奇怪的人买房子。”记得当时我是这么说的，激情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她答道：

“放心，这位老婆娘手下有上千名 agents^①在为她效命呢，还轮不到她来为你这样的无名小卒服务。不过，如果真的能向她本人买房子，那也不是坏事，至少可以问问她在哪里的皮，以后可不能去那里美容。”激情恶毒地说道。

① 代理人、代理商

而今这位老婆娘就站在距离我不到数英尺的地方，掀动她那尚称弧度柔美的双唇，侃侃地回答记者的问题，环绕在她周围的子女们也不时地出言加以补充。我连忙凑了上去，拿出纸笔正襟危待的聆听双方的对答。

“无耻至极，抢了别人的丈夫还要怀他的孩子来抢别人的财产……”史库曼太太连珠炮地对将她团团围住的记者们大放厥辞。一名立在她身旁的秃顶高瘦男子（想是史库曼太太的律师吧），将两个眼珠骨碌转个不停，然后急切地举起双手示意问答到此为止。可是记者们并不愿放过史库曼太太情绪高涨的大好时刻，他们仍旧争相提出尖锐挑动的问题：

“你以为史库曼先生的自杀是否和梅姬周有着密切的关连？”

“你可能同意梅姬周获得史库曼先生遗下的半数精子吗？”

“你以为梅姬周不阻止史库曼先生自杀的行为的动机为何？”

.....

濒处情绪失控边缘的史库曼太太胀红了面庞，挥舞着她那只戴满宝石、在阳光下闪烁耀眼光芒的胖大右手，正待开口回答这些足以让她发泄所有奔腾的怒意与耻辱的问题之时，那名精瘦男子又一记手势下来，阻截了史库曼太太即将溃决的堤口。

“各位记者先生小姐，我想我们已经回答了各位许多的疑问，今天就到这里为止，请留待法庭的裁判吧。”

他一说完，便安抚着史库曼太太的肩头，然后使力的拨开人墙。两人在史库曼太太五名成年子女的簇拥之下，大步跨下最后数格阶梯离去。而史库曼太太映留在我瞳眸上的最

终影像便是她那两道纠结在一起新纹眉毛，以及她那噤嘴欲说的不甘休表情。

“还满精彩的，不是吗？可惜你太晚到了，法庭内针锋相对的情形才令人拍案叫绝。”环球日报的当家记者苏伶珊不知何时走到我身旁如此说道。

“喔，救星，大救星，”我一看到苏伶珊便忘情地大叫起来：“快，帮个忙，将事情的原委说给我听吧。”我夸张地摆出一副下跪的姿态，口中嚷嚷着：“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安可蕊，你们报社也太不济了，连洛杉矶华语电台的记者都赶在中午12点以前到达，你却连法庭都来不及踏入，你到底知不知道法庭12点半开审？”她斜睨着我，也夸张的装出一副对我难以忍受的厌恶模样。

我极力显现楚楚可怜的无辜表情，哀求地说道：“我两点半才从采访主任那里得到消息，然后当我三点抵达这里时，停车场竟然是满的，你叫我在downtown怎么找停车位啊？我只好将车子随便一停就直奔这里来了，搞不好现在我的车子已被towed away^①了，你就发发慈悲心吧。”

苏伶珊皱皱她的小鼻头，半瞋半笑的警告我，以后不能再要记者访问记者的招数了，她可没这么多时间接受我的访问。“以后你的稿子下方干脆写上‘环球日报记者苏伶珊代为采访’的字样好了，这样才名副其实。”她总是不忘在答应别人的请求之余，再补上一句贬损的话语，借以抬高自己的价值，我这个身处第三流报社的不入流小记者也只好陪着笑脸，在哼哼啊啊声中带过。

这条新闻总算毫无差错的出现在今天报纸的地方版上。

① 丢失了

我呈上去的 600 字稿子在采访主任痛责办事不力的斥骂声下，又从美联社发布的同一条新闻稿中截取了 500 字补上。于是这条洋洋洒洒的上千字新闻，便占据了醒目的头条位置。

故情人赠精十五瓶，精子争夺战上法庭

已故地产大亨史库曼家族与华裔女子周梅姬的官司缠讼

虽然在写稿的过程中，我已经掌握了整宗案件的来龙去脉与基本的消息来源，但是相对于周梅姬本人，我却探求不出更进一步的相关资料，甚至她的中文原名为何也不知。连神通广大的苏伶俐也只知道她出身台湾，于 1976 年赴美定居，现今为本城的执业心理治疗师这三项粗略的背景而已。

梅姬小姐在台湾的求学过往、抵美之后的奋斗历程、和史库曼先生的结识经过、以及她对外界有关史库曼先生自杀疑云的辩解，还有如今轰动本城的精子案的背后动机，都是一篇对主角人物交代清楚的专题报导所不能或缺的基础骨干。然而交稿日子在即，耗费了一整个下午追探周梅姬踪迹的我，却始终和她搭不上线，依旧被摒挡在她那神秘的面纱之外。

当今晨我致电给周梅姬服务的诊所要求和她谈话时，接电话的小姐便明白的告诉我，周治疗师休假一个月，该诊所全然不负责她在外的一切言行，她所牵连的诉讼完全与该诊所无涉，同时不欢迎任何的媒体采访。在吃了一顿闭门羹之后，我随即拨了采访主任明察暗访得来的周梅姬家中电话，意料中的，梅姬小姐已切断这条电话线。我心神无主的赶到市政府跑了一大一小两条新闻，强迫自己在一个钟点内完成一天 3000 字的工作量，快传至报社总部，然后在下午两点多钟